



羣經平議卷二十九

春秋外傳國語二

今晉之方偏也

晉語

德清俞樾

俞氏 匪書弟一

解曰方大也

樾謹按訓方為大則與下文其土又小義不相屬矣

古建國者如方百里方七十里之類皆以開方計之

故四竟謂之四方竟內謂之方內史記孝文紀方內

安區是也晉國之方蓋舉晉之四竟言之

四竟也晉國之方蓋舉晉之四竟言之

以速縣者以凍縣也使太子約束其所屬之縣大夫也晉之大邑必有屬縣昭三年左傳曰晉之別縣不惟州蓋以州縣舊屬於溫故云然則曲沃為晉宗邑亦必有所屬之縣太子居曲沃則諸縣皆受其約束故曰以東縣也下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正其義矣

夫人知極鮮有慢心

解曰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

榷謹按韋解非也鮮當讀為斯此言人知其位已極斯有怠慢之心也鮮與斯古音相近說文兩部霽從兩鮮聲讀若斯詩瓠葉篇鄭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閏聲近斯並其證也下文曰雖其慢乃易殘也雖當讀為唯言唯其怠慢乃易於殘毀也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乃王氏知雖之為唯而不悟鮮之為斯因欲於鮮下增不字失之矣

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待君

解曰豈憚殺君也

榷謹按傳言豈君不得增益其文而曰豈憚殺

君注義非也憚為怛考工記矢人雖有疾風亦

弗之能憚矣鄭注曰故書憚或作怛是其證也怛之言

痛也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詩匪風篇中心怛兮毛傳

曰怛傷也豈能怛君言豈能痛傷君也因公言夫豈

惠其民而不惠其父故云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痛

傷君乎下文曰以眾故不敢愛君正承此句而言則

憚為怛之既字益明矣

里克辟奠不飡而寢

解曰辟也奠也奠也熟食曰飡

越謹按訓辟為沐則辟奠二字甚不可解殆非也小

爾雅廣言曰辟除也荀子解蔽篇是以闢耳目之欲

楊注曰闢屏除也闢與辟同里克辟奠謂屏除所奠

之具也所奠之具即優施所具特羊之饗也飡者夕

食也孟子滕文公篇饗飧而治趙注曰饗飧熟食也

朝曰饗夕曰飧不飧而寢謂不夕食而寢也韋注但

以熟食釋之義未盡

殺君以為廉

解曰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殺君以自利唐尚

書云為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為廉也昭謂是時

太子未廢獻公之位而以君為奚齊非也君獻公也

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鬪廉之廉此說近之

越謹按齊未立固不可謂之君至以君為獻公義

未安里克豈欲為太子殺獻公乎苟殺獻公則犯大

不道之名又幾何廉直之有乎故此文殺字苟以木

字讀之則皆不可通殺當讀為弗考工記矢人弗矢

參分鄭注曰弗當為殺然則殺之通作弗猶弗之通

作殺也說文口部弗違也弗君以為廉者違君所欲

而自以為廉直也下文曰抑撓志以從君從君與弗

君正相對成義

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

解曰棄寵今太子棄位求廣土奔他國也

越謹按廣與曠古通用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

揚注曰廣或讀為曠又解蔽篇則曠焉能之矣注

曰廣讀為曠然則曠土猶曠野也求廣土而竄伏謂

若吳公子季札棄其室而耕也非奔他國之謂

以吾存也

解曰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

越謹按以吾存也四字當連下且必告梅為義以猶

及也周易小畜九五富以其鄰虞翻曰以及也此

子若往梁驪姬懼吾至秦乞援必及吾在梁之時

國先告悔也。書：不知以國之義故說。此不了。
宗國既卑。

解曰：宗國公族也。

榘謹按：公族不得謂之宗國。注義非也。哀八年左傳

曰：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杜注曰：輒魯公族故

謂之宗國。又十五年傳子贛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

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是古

者公族之人謂其國為宗國也。舟之僑亦號之公族。

故稱號為公國與。

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

津曰：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

解曰：二國士里克荀息也。其

榘謹按：上文里克將殺奚齊荀息曰：死吾君而殺

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是里克荀息初不同謀

乃曰：二國士之所圖何哉？二國士者其一謂里

克其一丕鄭自謂也。故下文曰：我為子行之子帥也。

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

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此正與

里克共圖之事。蓋里克之意止欲殺奚齊卓子而於

重百夷吾二公子中擇立一人，丕鄭則并不欲立二

公子而別立疏屬以專晉國。故曰：立其薄者可以得

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厚薄喻親疏也。言欲立疏遠。

以要重賂而重百夷吾可使無入也及里克不可一
丕鄭亦許諾于是仍從里克之始謀殺奚齊卓子
請君子秦矣韋氏不知丕鄭之意故誤解二國士為
里克苟息而說立其薄者二句亦不了也
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

解曰當先立誰 又曰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

也

樾謹按韋氏讀吾誰使先四字為句非也此當以十
二字共為一句若者擇也說文艸部若擇菜也從艸
右右手也是若字本有擇義秦穆之意欲擇立二公

子而未知誰可使者故曰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下
文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正與問意相對若從韋解
則穆公但謀所立不謀所使何為以使繫對手
魄意之術也

解曰術道也

樾謹按術當讀為述下文述意以導之即承此文而
言可知術為述之段字矣魄所以傳述其意故曰意
之述也韋訓為道失之

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

解曰 韋讀 毋 毋 毋 毋 毋 毋 毋 毋 毋 毋 云言也晉所行

言無有天也

榷謹按韋讀若無天乎云五字為句文不成義王氏念孫曰云字

在若字下而以若無天乎為句若云有天為句魏志

公孫淵傳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

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蓋所

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詳見經義述聞今按王說

是矣而未盡也古本蓋止作若無天乎若云天吾必

勝之云即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二年公羊傳

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

災故以異書也云災無災相對成文云災即有災也

說亦見經義述聞此傳以若無天若云天相對成文

正與彼同其作若云有天者因云或作有而傳寫誤

合之也今本作云若有天則又傳寫誤到之也古本

亡而古義遂不可見矣

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

敗

解曰解不自降下而背秦也又解不自降下而背秦也

慶鄭諫公使與秦糴若公降心聽之可以不戰

榷謹按此文當以臣怨君三字斷句始入而報德

降三句文法相承皆慶鄭所怨者也韋解降字非

降當讀為閑古尸去聲同尚書禹貢篇北過降水

經引鄭志注曰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北

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當讀如却降於齊師

之降蓋周時國於地者惡言降故云共耳此古人降

共同聲之證閑字從共得聲故可段降為之呂氏春

編秋察微篇吳楚以此大隆音自音自音自音也

隆不閑之段字大隆即大閑也隆字從降得聲然則

降之為閑猶隆之為閑矣孟子梁惠王篇鄒魯閑

者義引劉熙注曰閑構也構兵以闕也閑構雙聲蓋

以聲相訓也此文言閑又言戰則閑止謂彼此構鬪也

慶之意蓋言始入而報德則不至于閑閑而能聽諫

則不至于戰戰而能用良則不至于敗也韋不明借

之旨故失其解耳

不可以封國

解曰不可以守封國也

越謹按國字行文也不可以封即不可以國楚語曰

其生不殖不可以封韋彼解曰封國也得其義矣此

作不可以封國者蓋一本作國封一本作國而傳寫誤

合之也古書往往有此韋據誤本作注失之矣下文

文公在翟章亦曰心門不閑不可以封可證此國字

之為行文楚語才自以宗惠嚴公鄭幾不封猶言豈不國也又曰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猶言將何及以國也竝可為證

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

樾謹按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晉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此文一人二字乃夫字之誤以相絕句即左傳所謂若以相也夫必得晉國絕句即左傳所謂夫子必反其國也夫者指目其人之辭桓十三年左傳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

虔云夫謂鬬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惡女乎服杜竝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曰禮曰白也又曰見襄二十三年左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可見其義也古書多有一字誤為二字者禮記祭義篇見閒以俠瓶鄭注曰見閒當為颺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為齧肥皆其例矣

楚成王以周禮享之

皇按周字當君古文相似而誤也以君禮享之細

以國君之禮享之其下所云九獻庭實旅百皆君禮也故子犯曰止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君設謂設君禮也下文秦穆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正與此同

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

榘謹按上文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

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黃帝之子不應有兩

青陽疑此文當云唯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

蓋黃帝姬姓蒼林亦姬姓故云皆焉上文其得姓者

十四人為十二姓四字乃三字之誤司馬貞史記索

隱引此文謂四為三是也因其下增出青陽於是十

二姓中已姓者二姬姓者二而誤三人誤為十四人

矣不知上文明云同姓者二人而已若已姓者二姬

姓者二則皆云同姓者四人

保其土方

解曰保房居也

榘謹按房當讀為方詩大田篇既方既阜鄭箋曰方

房也是方與房義通保其土方即共土方也書序

禹敷下土方釋之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又

詩長發篇禹敷一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集傳亦以方字絕句楚辭天問篇禹降省一土方蓋土方二字連文乃古語也此作土方者房即方之段字耳又為惠公從子於渭濱

解曰重耳在翟從翟君獵於渭濱勃鞞為惠公就殺之

拋謹按韋氏訓從為就則必增出殺字於文方明殆非也從當讀為蹤蹤猶迹也漢書季布傳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迹謂尋蹤迹也蹤予於渭濱猶迹予於渭濱正尋其蹤迹之意古蹤迹字止作從迹詩羔羊篇

毛傳曰行可從迹也是其證

若干二命以求殺予

解曰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

拋謹按勃鞞奉獻惠之命而殺文公何干犯之有二命當作上命專指渭濱一事而言蓋惠公命三日至

而勃鞞一宿即至是所謂干上命以求殺予也左傳曰雖有君命何其速也此云上命即彼云君命矣說文上部帝篆下說解曰古文諸上字皆從一篆文皆從二二古文上然則此上命作二命者二乃古文上字也讀者不識而刃為一二之二於是其義不可通矣

陽有夏商之嗣 有周室之師旅

解曰典法也旅衆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之師衆

榘謹按嗣典與師旅對文若以嗣為後嗣典為遺法則分為二義與師旅不對矣且因文公將殘其民故

倉葛為此言則言有夏商之後嗣可也何必言有夏

商之遺法乎韋說非也嗣當讀為司古字通用書高

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其

證也詩鄭風羔裘篇邦之司直禮記文王世子篇樂

正司業毛傳鄭注並曰司主也周禮天官典婦功鄭

注曰典主也是司與典同義故禮記曲禮篇曰典司

六典典司五衆典司六職莊十四年左傳曰典司宗

祫並以典司連文司典即典司語有到順耳有夏商

之司典猶云有夏商之典司百者官有世職雖易代

而不廢故夏商之典司至周猶存也周官宰夫掌百

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二曰師職掌官成以治凡三曰

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此文有夏

商之司典即所謂司也有周室之師旅即所謂師也

旅也韋氏所說胥失之矣

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實非其實也

解曰濟成也言不副貌為匱也

越謹按此濟字以貌言不當訓成濟當讀為齊詩采

蘋篇有齊季女傳曰齊敬也思齊篇思齊太任傳曰齊莊也

是齊莊敬之義廣雅釋訓曰濟濟敬也蓋濟與齊義

通陽子之貌濟其言匱謂陽子之貌雖若莊敬而其

言則匱也下文曰今陽子之情譏矣以濟蓋也解曰譏辨察

也義亦未合說文無譏字心部慧儼也譏字蓋與慧

謂陽子之情儼利而故為莊敬之貌以掩蓋之也至

匱之訓之固為恆訓然言不副貌何以謂之之韋說

亦未了蓋匱之即有空虛之義實者誠也則虛者不

誠也故言而不實謂之匱盟而不實亦謂之匱成

二年左傳卿不書匱盟也是也因而其字又變作譏讀

廣雅釋訓曰譏欺也譏即其言匱之匱矣

襲侵之事陵也

解曰陵以大陵小也

越謹按襲侵之事非必皆以大陵小韋說非也說文

夂部夂越也陵與交通禮記樂記篇迭相陵謂之慢

正義曰陵越也然則陵有超越之義襲侵之事陵也

謂乘其不備超越而至也漢書天文志又歷鬪食師

古注曰突掩為陵是其義矣

卻獻子傷曰余病喙張倭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百目在於旗鼓

擬謹按三軍之心在此車其百目在於旗鼓兩句平列車下不必有矣字此矣字當在余病喙之自方言

有矣字

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

擬謹按與善二字行文也成人在始包下始與善始與不善兩意而言文選張茂先勵志曰川廣自源成人在始正用國語文可證

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蘇而外威

擬謹按刑其民當作刑其內刑其內而振武於外所

以內蘇而外威也下文曰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正承此文刑其內而言可知民字之誤韋解曰以刑正

其民則所據本已誤按下文曰今吾司寇之刀鋸日槩而斧鉞不行解曰刀鋸人之刑也槩敗也日啟用

之數也斧鉞大刑也不行不行於大臣然則文子之意欲以刑正其臣非欲以刑正其民豈反以刑其民

為勸乎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

越謹按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少大吉

高誘訓之為其成十五年公羊傳為人後者為之子

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子是與其同義故孟子公

孫丑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岷矣周官載師注

引作皆悅而願為其岷矣此云刑過也猶云刑其

過也自刑殺有過者正得其義但未解之字耳王

氏經義述聞謂下句過猶大而怨由細過字乃衍文

當以刑之過也由大為句與文義不合不可從也

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

越謹按外當作惠聲之誤也上文曰過由大而怨由

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韋訓誅為除蓋謂欲除小

民之怨當用惠欲去大人之過當用忍也是惠與忍

正相對此文云今吾刑惠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則用

惠與用忍皆失其所矣此所以刀鋸日弊而斧鉞不

行也若刑外乎大人非特文義迂迴且與上文不

合矣

鄢陵之役荆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司自公族趨過

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

解曰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平塞井竈示必外不復

飲食非退而何言必退

樾謹按韋氏所說非范句之意也夷竈埋井乃因楚

壓晉軍而陳地勢迫狹故平塞井竈以為戰道左傳

所謂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非示必死不復飲食也

其解非退而何更為不了夫晉人平塞井竈楚人何

以必退即謂畏其致死不敢與戰亦當云楚師必退

文義方明安得云非退而何也然則非退而何當作

何解曰楚壓晉而陳地勢迫狹無以為戰道軍吏患

之將謀者蓋將謀退也非畏楚而欲逃乃欲少退使

有戰地可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故

范句為夷井埋竈之策如此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

乃不退之退也故曰非退而何傳文不敘軍吏之謀

而但載范句之策於是讀者不得其解矣所宜以意

逆志而善會之也

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

解曰利君寵祿以為富得富故有徒黨

樾謹按下富字行文也當作利君之富以聚黨利黨

以危君利者賴之段字利賴聲近而義通用語先王

豈有賴焉解曰賴利也然則利亦猶賴也廣雅釋詁

賴恃也恃君之富以聚徒黨又恃徒黨以危君不義

甚矣故曰君之殺我也我矣行一富字文義反隔然
觀韋注是其所據本已行也

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

解曰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

榘謹按韋解戾字未合爾雅釋詁曰戾止也止與行

正相對以果戾順行謂以果戾以順行也非謂以果

帥順而行也止所當止其止也果矣是謂果戾行所

當行其行也順矣是謂順行上文曰其身果而辭順

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竝以果順

二字平列此亦當同之韋說非也

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

解曰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王父不

敢不承命

榘謹按韋讀稱曰王父四字為句非也當連下王父

讀之稱曰王父王父者蓋所見不一人故不一稱也

猶孟子盡心篇曰古之人古之人亦不稱之辭也不

敢不承乃公自謙之辭謂不敢不承教有注以為王

父不敢不承命失之矣

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解曰狃正也

樾謹按狃之訓正未聞其義狃當讀為粗廣雅釋詁
曰粗廁也猶曰使臣廁中軍之司馬也文選秋興賦
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注引蒼頡篇曰廁次也是其
義也左傳作使臣斯司馬疑斯即廁字之誤古斯或
廁誤為斯

為斯矣說詳左傳

解曰舉動也放上而動
樾謹按放上而動而但曰非上不舉甚為不辭周語
賓之禮事放上而動豈可曰賓之禮事非上不舉乎
上疑止字之誤詩小旻篇國雖靡止鄭箋曰止禮也

荀子不苟篇見由則恭而止大略篇盈其欲而不慙
其止揚注並曰止禮也非止不舉即非禮不舉與上
句非義不變一律今誤為上其義不可通矣

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

解曰不忘利公室也

樾謹按如注義當云其仁不忘利公室於文方明乃
曰可以利公室不忘於義不可通矣忘當讀為凶漢
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注曰忘
凶也是忘與凶義通莊子刻意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忘與凶對文忘即凶也周語曰故能有光有天下而辭

甯百姓令聞不忘又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
令聞不忘即令聞不^猶忘漢書賈山傳功德立於後世
而令聞不^也忘是也^{可證忘為亡之段字矣}大公文次四曰往來熏熏得亡之
范望注曰^{然則}公室不^也忘言利公室不^也絕也
令聞不^也忘言令聞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
蓼蕭篇壽考不忘凡言不忘者其義竝同若以本字
讀之則胥失之矣

公室之不同

解曰回邪也

越謹^按不字行文也公室之同與下句內事之邪大夫

之貪文義一律今涉上句公^國族之不恭而誤衍不字
則義不可通矣明道本作公室之有回雖勝今本然恐
亦後人所增也

輯訓典

解曰輯和也

越謹按輯之義固為和然訓典不可^言和韋解非也
輯與集古字通襄十九年左傳其天下輯睦釋文曰
輯本作集詩板篇辭之輯矣新序雜事篇引作辭之
集矣師古注漢書每日輯與集同輯訓典謂集合先
代之訓^辭及其典禮也周語言隨武子講聚三代之
典禮修執秩以為晉法即其事矣

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

解曰欲欲得楚國也懦弱也以諸侯為弱

越謹按韋解未得傳意此言令尹之意專在於楚而

於諸侯之事少偷懦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杼帥

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

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

日正與此文大旨相同有懦欲於楚少懦於諸侯即所

謂將有大志不在病我也下文曰諸侯之故求治之

不求致也解曰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

此亦未得傳意致之言至也極也言求治之而已不

深求也故又曰其為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

子盍逃之盍不逃則彼及治之故弗可避逃則彼不

及治之即可免矣此正求治之求致之明驗也

昔先主文子少覺於難

解曰覺猶離也

越謹按覺之訓離未聞其義覺當讀為興禮記文王

世子篇既興器用幣鄭注曰興當為覺字之誤也其

實興之與覺亦聲近而義通襄二十六年左傳覺於

勇杜注曰覺動也訓覺為動即讀覺為興矣此云少

覺於難言少興起於患難之中也覺本字讀之則不

得其解矣
如(重)即(其)義(矣)

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

解曰純壹也

榘謹按爾雅釋詁曰純大也並讀為晉儀禮士虞禮

少牢饋食禮鄭注曰晉大也德不純而福祿晉至言

德不大而福祿大至也並與晉古字通大書禮記公

冠篇並遵大道郊或續漢書禮儀志注引博物志並

作替是其證

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解曰待猶假也

榘謹按待猶忍也周語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

誰能忍之與此文詞異義同蓋留待則有忍耐之意

故待猶忍也上文長魚矯既殺三郤章曰臣脆弱弗

能忍俟也俟與忍同義則待與忍亦同義矣

沈竈產鼃民無畔意

解曰沈竈懸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

榘謹按縣釜而炊謂之沈竈於義未安沈當讀為熇

沈從凡聲熇從甚聲兩聲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諶說

文心部引作天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

篇引作和樂且耽竝其證也熇之通作沈猶諶之通

作忱湛之通作耽矣詩白華篇印烘于熇毛傳曰熇
桂竈也爾雅釋言熇桂也郭注曰今之三隅竈沈竈
生薑謂城中熇竈皆生蝦蟆也因段沈為之讀者遂
失其義矣鄭裨湛字竈湛即熇之段字漢書古今人
表作裨湛湛亦熇之段字漢書每以湛為沈字師古
注輒曰濕讀曰沈李善注文選鄒上吳王書曰湛今沈
字也又注賈賓戲曰湛古沈字是沈湛古同字以沈
為熇猶以湛為熇矣

收經入鄭語

解曰經常也

榷謹按此文云合十數以訓百數出千品具萬方計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核極十至核皆數名也韋訓

經為常失之矣御覽卷七百五十引風俗通曰十十

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

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核正與國語文合又

楚語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核數以奉之

義亦同此

故王者居九畎之田收經食以食兆民

解曰九畎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畎以

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榘謹按此文有關誤當云故王者居九畝之田以食
兆民收經入以食萬官故韋氏引楚讓以解之若如
今本則與楚語不合韋不當說矣且民之數曰兆而
田之數曰畝正一夫百畝之制田之數曰畝而王所
取之數曰經正什而取一之制可知此文之誤矣

味一無果

解曰果美也

榘謹按果之訓美未聞其義果當訓為成論語子路
篇行必果皇侃義疏引繆協曰果成也又文選謝宣
遠於安成荅靈運詩注引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五味合然後可食若止此一味則不成味矣故曰味

一無果

物一不講

解曰講論校也

榘謹按物一不講甚為無義講當讀為構講與構並
從聿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僖十五年左傳注則講
虛而不經釋文曰講本又作構是其證也又青蠅篇
我日構禍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篇構我二人
箋曰構合也是構有合集之義物不構謂物一則不
合集也田田田釋田取諫田田講田田田田田

段自義國此同

明招利以道之文 楚語

解曰昭明也

越謹按昭訓為明明昭利為明明利矣殆非也昭當

讀為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作招又管蔡世

家陳司徒招索隱曰或作昭是昭招古通用也明招

利以道之文與下句明除害以道之武正相對成義

廣雅釋詁曰除也釋言曰招來也招利謂招而來

之除害謂除而去之若也本字讀之失其旨矣

使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

解曰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為稱不從其過行也

越謹按不從其過大義難明疑國語原文本作先其

善而後其過言人臣稱道其君當先善而後過也而

與不後與從皆以相以而換耳

舉國留之

解曰留治之

越謹按留當讀為留斯干篇椽之橐橐鄭箋曰椽

謂留土也正義曰留者以未平物之名靈王為章華

之臺國人皆為留土故曰舉國留之作留者古文省

偏為耳

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解曰咫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辦法

榘謹按咫與則並語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咫與

只同是也然王氏知咫為語辭而不知則為語辭故

其說猶未^盡也今按則亦與只同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猶言是知天只安知民只楚辭大招篇每句末皆用

只字蓋楚語然也咫與則古通用賈子運語篇牆薄

咫亟壞縵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新序

禘事篇咫竝作則是其證也咫可讀為只故則亦可

讀為只矣其下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但言知

民不言知民則可見則為語辭身下文昭王問於觀

射父章神狎民則則亦與只同神狎民只謂神與民

狎也解曰則也亦失之法也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解曰御進也

榘謹按如注^{韋解}則訓與御異義矣御當讀為語從吾

聲與御聲相近說文金部御或作鋸是其例也釋名

釋言語曰御語也尊者將有所欲先語之也是御與

語聲近義通訓御即訓語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

語之猶上文者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也春秋桓

十四年經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樂語之通作御猶語之通作樂矣

接誠拔取以獻具

解曰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

樾謹按接誠上有闕文接誠與獻具相對疑當

口以接誠解曰接誠於神也與獻其備物也相對句

上亦有闕文其闕幾字不可知矣

道其順辭

樾謹按順與訓古字通道其順辭即道其訓辭下文

王孫圉聘於晉章曰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

辭正與此同義

舛其讒慝

解曰舛覆也

樾謹按舛之訓覆其義未聞舛當讀為折說文手部

折刮也字又作折周易詒六二釋文引鄭注曰折謂磨斫

其讒慝正取磨刮之義自者段字有也也也也

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解曰愠怒也

樾謹按愠當讀為溘民心之溘承上文蓄怨滋厚而

言昭二十五年左傳曰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
蕙杜注曰蕙積也與此文語意相近下云若防大川
潰而所犯必多惟其蕙積於心故以防川為喻也惛
蕙同聲古字通用礼記檀弓篇釋文引庾皇曰惛積
也惛之訓積即讀為蕙矣

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

解曰崇終也替廢也

樾謹按韋解崇字未得其旨文選東京賦進明德而
崇業薛綜注曰崇猶興也然則崇替猶言興廢百
龜足以顯臧否則寶之

解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

樾謹按龜所以示人吉凶不當言取法韋非也憲
當讀為顯詩假樂篇顯顯令德禮記中庸篇作憲憲

令德是顯憲古通用爾雅釋詁顯見也廣雅釋詁顯
明也龜足以明見善惡故曰顯臧否

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

解曰壽保也

樾謹按壽當讀為塙壽壽與塙同塙與塙同塙與塙同
得通說文土部塙保也經傳即以保為之禮記檀
弓篇過負杖入保者月令篇四鄙入保皆是也然則

以場為保猶以保為場矣國語原文本作臣能自場也隸
變作壽又省作壽古字止而古義亦晦矣
思舊怨以脩其心

解曰脩其報讎之心

也思舊怨以脩其心言思舊怨以勉勵其心也魯語
也淮南子脩務篇高注訓脩為勉是

吾冀而朝夕脩我楚語必交脩余竝與此脩字同義

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吳語

解曰言天王尊之以名

榘謹按天王猶大王也廣雅釋詁天大也尚書多士

篇引曰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孟子滕文篇引書云惟

臣附于大邑周天邑國舉大邑商文異而義同此傳

越人稱吳為天王至戰國時無不稱大王者天王與

大王亦文異而義同推之春秋所書天王其義亦如此

而已

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而又有赦之

解曰孤棄也

榘謹按心棄句踐與下句不屬即連上文讀之義亦

未安韋解非也孤之言顧也釋名釋親屬曰孤顧也是

孤有顧義詩那篇顧子丞嘗鄭箋曰顧念也心孤句

踐而又有赦之言天王親趨王趾本將治越之罪臣
顧念句踐而又有赦之也

使寇令焉

解曰若禦寇之號令

越謹按韋曰未解使字刪此句文義未明爾雅釋詁

曰使從也廣雅釋詁曰從使也是從與使義通使寇

令焉即從寇令焉謂從禦寇之令也史記龜策傳大

將不彊卒不使令使令即從令曰可證明此文之義

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

解曰拂絕也

越謹按說文口部拂違也字通作拂周易頤六二顛

頤拂經于上頤釋文曰拂違也詩皇矣篇四方以無

拂禮記大學篇是謂拂人之性其義並同而無拂吾

慮者而即爾字蓋吳王欲許越成而懼大夫之不從

故先戒之曰爾無拂吾之計慮也韋解失之

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

解曰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有恩好之故也

越謹按韋解似未得左右二字之義此右二字即承

上句遵字而言謂遵循汶水而行不敢左右也哀以

犯獵齊地也

曰集成也幸而從與幸而集義同此言吳王不待
兵之至而以國中之兵與我戰我若幸而戰勝則我
可遂踐其地也因涉下句而行我字韋以從我而戰
釋之失其旨矣

夫吳良國也

解曰良善也

越謹按良國者大國也凡有善義者即有大義詩桑
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故爾雅釋詁介訓大亦訓善
廣雅釋詁佳訓善亦訓大然則良之本義為善其引
申義為大矣禮記文王世子篇一有元良鄭注曰元

大也良善也不知元國為大亦為善良國為善

亦為大其義互通也

王曰無是言也越語

解曰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

越謹按韋讀無是言也五字為句猶言無此二語
也殊非古人語意此當以無字為句王曰無乃不然
之辭襄九年在傳姜曰凶杜注曰凶猶無也與此正
同是言也謂是乃疑之言也王欲伐吳而范蠡
力言不可故以為疑之言其下曰吾已斷之矣
正明已之不疑也

卑辭尊禮

解曰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

榷謹按此尊字與下文尊之以名之尊兩字異義下

尊字讀如本字此尊當讀如^尊禮^尊由禮^尊以^尊尊

之^尊恭敬樽節^尊禮^尊後漢書光武十五傳贊沛

獻尊節章懷注曰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尊節此

尊讀如樽之明證也說文無樽字乃部剿滅也疑即

其本字古多以尊為之又或以樽與傳為之荀子不

苟篇不能則恭敬樽紕以畏事人楊注曰樽與樽同

紕與黜同謂自樽節取損又仲尼篇恭敬而傳注曰

曰傳與樽同卑退也卑辭尊禮謂卑約其辭樽節其

禮也卑與樽同義而非對文辭也禮也皆在已者故

曰卑曰樽名則在人者故曰尊不達段借之旨而混

同之失其解矣

禠受其刑

解曰禠猶俱也

榷謹按禠訓為俱於義迂曲禠者市也呂氏春秋^秋園

道篇園周復禠^高復曰禠猶市也淮南子詮言篇以

數禠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禠市也說苑脩文篇

如矩之三禠規之三禠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

禘為而說文而部而周也周而則有反復之義大成
有周首以象復卦范望注曰周復也然則而亦復也
而受其刑者復受其刑也猶上文言反受其殃也
天有還形

解曰還反也形體也

越謹按形當讀為刑言天必反而刑之也上文曰得
時不成反受其殃此文曰得時弗成天有還刑其義
正同還猶反也刑猶殃也作形者段字古形刑通用
不可勝舉

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解曰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越謹按封疆非鬼神所能正韋解非是正猶聽也周

官夏官序官曰冢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

注曰正猶聽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猶言鬼神

與聞此也



